# 籌辦夷務始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乙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通州一帶。防堵喫緊。當諭令僧格林沁著於要隘處所。嚴密布置。並添調直隸等省官兵。歸該大臣等調遣。現在各報陸續起程。尚恐不敷動撥。所有卓索圖哲里木昭烏達三盟兵丁。除已調赴軍營外。其餘是否尚堪續調。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或每盟各調一千。或各調二千。即行酌量具奏。並斟酌駐紮地方。順天糧臺。前諭令歸併天津糧臺。責成天津道孫治管理。本日復諭令戶部續撥餉銀十萬兩。解交通州順天糧臺。以資接濟。如寄存藩庫之銀。尚未解到。亦可通融撥用。現

在通倉米石。本擬運至京倉。惟轉運非易。趕辦尤難。若即以此項米石數算兵丁應得口糧。估計時值。於餉需內搭放數成。既可節省實銀。且尤便於兵食。於經費較有裨益。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妥議具奏。至順天糧臺。現已歸併孫治一手經理。無論銀米及搭放款項。均應於天津糧臺。一律支發平允。天津夷人。雖未擾害地方。恐其探聽路徑。意圖內犯。著僧格林沁等於由津至通各要路。多設巡卡。嚴密防範。遇有夷人潛行附近一帶。立即阻止。毋令前進暗探消息。以杜其北犯之漸。此外來往行人。亦應認真盤詰。是為至要。前由張家口解往之要犯關四並由京解往之于七及潘志和三犯。曾否審有端倪。該犯等現

在羈縻何處。著一併覆奏。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於本月十二日。據

俄囉斯國通事明常來至奴才恆福行寓。當經奴才等與之接

見。該通事聲稱。現有該國公使伊格那提業幅投遞軍機

處公文一件。詢其所云何事。據云寄信至該國館中。派人

來津。并該國公使。現由東洋折回。不日即可前來。且欲與

唊咈二國調處等語。奴才等以現正辦理撫局。該國既有居

間調處之意。未便拒絕。恐別生枝節。祇可暫時羈縻。一俟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十五日來津後。彼時該國使臣。亦可到來。

再行公同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等奏。俄夷通事。投遞公文一摺。並遞到該夷咨行軍機文一件。俄夷通事明常投遞公文。所有信札一封。已由理藩院轉交伊館中喇嘛收領。該館中如有回信。並差人前赴天津。即可派人護送前去。恆福等如晤該國夷酋。先行告知可也。

又

諭。現在辦理防務。京旗各兵。均需寬籌軍械備用。所有直隸。河南。山西省。各標鎮協營中。及豫備各路軍營調用之軍械等件。著恆福。慶廉。英桂。豐文謙。即行檢查。無論刀矛槍鎗鳥槍火器各件。每省共有若干。迅速派委員弁。解送來京。交步軍統領衙門

朝房。由欽派王大臣派員查收備用。毋稍遲誤。

輔國公績銘輔國公純堪馬蘭鎮總兵存誠奏竊奴才等查
馬蘭地面。為
畿東重鎮。東通山海關。南距津沽一帶。各海口僅三四百里
不等。
陵寢重地。守護攸關。奴才存誠曾於本年四月內。陸續差派綠營妥
慎弁兵。輪流往探。先已嚴飭所屬各營練兵籌備。以資防
範。並嚴飭該管員弁。各在所管地面。帶領兵丁。會同相近
各州縣捕役。認真嚴密稽查。如有來歷不明。形跡可疑之
人。立即盤獲。解送有司衙門究辦。毋任漏網。在案。嗣據差

探弁兵報稱探得夷船現到大沽外洋停泊。於六月內。探
得樂亭縣所管之清河口。見有夷船二十餘隻。向西駛去。
嗣復疊據差探報稱。夷人現已占踞北塘。業經接仗。勢甚
猖獗等語。伏思夷情叵測。現已登陸路。難保無奸細四出
窺伺。尤恐逃竄粵匪。潛蹤北來。觀望虛實。設若互相勾結。
所關非細。馬蘭地面。相距北塘。僅三百餘里。不能不豫加
防備。查馬蘭鎮標左右兩營。併新添額兵共一千一百餘
名。僅敷守護
風水地方。惟現值夷匪不靖。倍宜嚴加防守。奴才存誠現擬在
於各該汛內。酌量抽選綠營馬步兵丁四百名。揀派精幹

將弁。分防帶領。分布於圍牆以外。以及內外羅山。大小山口。各處酌量形勢。擇要嚴密防守。並於扼要適中之地。輪流合操演陣。復設遊巡弁兵二三十名。分往附近村莊集市。晝夜查拏奸宄。鎮靜土匪。以防句結。再所屬之遵化薊州二營。為

陵寢左右門戶。該處尤關緊要。已密劄在於各要口。各鎮市。派兵巡緝。並照會該二州牧。多派巡役。協同弁兵。一體搜拏。以期各處聲勢聯絡。並與奴才續銘。紀堪。會商。於

五陵前面內圍。擬請加派滿兵一百五十名。選派總管翼長等帶領在

大紅門左右各口門外。嚴密防守。並飭內務府官員。揀派精壯領催差役幼丁一百名。分布於各陵宮門前。無分晝夜。各處輪班梭巡。共期有備無患。至該兵弁現擬撥派各處巡邏防守。奴才等公同商酌。仍照咸豐八年設防之案。先由永濟籌備兩庫租銀存款項下。通那支領。按日酌給津貼。極力撙節。不許冒濫。俟探得夷務肅清。撤防後。再行覈實報銷。

硃批。依議。妥慎辦理。

丙午。

硃諭。僧格林沁勤勞王事。朕甚廑念。況近京一切布置。更必日夕

勤劬。著惠親王等前赴通州。傳旨詢洛僧格林沁防守情形。並

著僧格林沁激勵兵心。以期有備無患。此硃諭即著惠親王等

齎往。持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等奏。咸豐十年七月初六

日。內閣奉

上諭著派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兵部尚書陳孚恩。工部

左侍郎潘曾瑩。右侍郎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團防事宜。欽

此。伏思辦理團防。首以安撫人心。肅清地面為急務。必期

宵小潛蹤。善良安堵。庶足仰副

皇上恩惠豫防之至意。臣等公同籌議。謹查照咸豐八年舊章。酌

擬六條。恭呈

御覽。

一查戶口以別良莠也。京師五方雜處。易於藏奸。五城向有門牌及設立循環簿。以備稽查。立法原極周備。惟恐該司坊官奉行不力。致同具文。臣等擬即各按地面。畫分段落。添派司坊官員。會同紳董。親歷街巷。逐一查覈。造具戶口清册。仍不時嚴密抽查。如有來歷不明。形跡可疑之人。隨時究辦。庶奸徒無從溷跡。而良民得以安業矣。

一勸保衛以聯衆志也。咸豐三年。京師設立守助約。由各地面紳董。實力勸導。立有規條。咸豐八年。仿照辦理。民間

習熟簡易可行。現擬申明舊章。一律勸辦。庶聲勢聯絡。而
人心可期安謐矣。
一任官紳以專責成也。京師閭閻櫛比。耳目難周。既須實
力稽查。尤賴隨時訪察。今擬分定段落。有京官居住之處。
責成京官。無京官居住之處。責成該處紳富。不避勞怨。明
查暗訪。毋致疏漏。
一協營汛以聯臂指也。五城額設捕役。數本無多。兼有傳
喚詞訟人證之責。今辦理團防。實屬不敷布置。而南營各
汛堆撥。星羅棊布。呼應較靈。查道光五年奏定章程。本有
文武會哨之法。現經臣等嚴飭員役。申明定例。總期文武

聯為一氣。不得各存意見。稍形推諉。

一設水會以備不虞也。查中城地面。近年設有水會。富者捐資。貧者出力。豫防火災之外。於訪詰奸宄。拴捕盜賊。均屬有益。且民捐民辦。並無流弊。今擬各城仿照勸設。一律舉行。首事紳董。敘勞請獎。

一請幫辦以資助理也。五城分管地面。詞訟緝捕。本有專司。今當辦理團防事務益繁。不得不借資相助。查咸豐八年。曾經每城奏派科道二員幫辦。今擬援照成案。酌擬外城居寓之科道十員。繕寫名單。伏候

欽定。

以上各條臣等悉心酌議意見相同惟團防設立公所添派員役常川住宿一切布置未免需費較繁由臣等先行倡捐備用此後如有踴躍急公願捐經費者容隨時酌量

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

諭內閣周祖培等奏籌議團防章程酌擬條款呈覽一摺京師為首善之區周祖培等辦理團防自應實力奉行務使宵小潛蹤善良安堵以期人心靜謐所擬章程各條均尚妥協著即照所議會同五城御史悉心妥籌辦理不可有名無實其設立公所等一切經費著照所請由該尚書等先行倡捐如有情願捐貲

報效者。並准由該尚書等隨時奏請獎敘。以昭激勸。所有單開之給事中吳焯薛書堂御史楊榮緒徐啟文郭祥瑞劉有銘宋湘薛春黎任兆堅白恩佑等十員。均著幫辦五城團防事宜。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奏。竊奴才桂良奉

命馳赴天津會同恆福辦理事件。於本月十一日起程。行抵張家灣。往見僧格林沁。據云。到津後將辦理情形。隨時知照等因。奴才隨即前進。連日豫為籌畫。將來面會該夷議撫各節。細將本年二月十六日暎國照會。悉心紬繹。據稱和約所載五十六款。必當一一認真照辦。外另有四款。內稱所議毋庸在京居住一層。原與奴才等在上海時。曾接該夷照會。

議定互換和約以後。或擇別地居住。或因要務隨時往來。
通融辦理等因在案。嗣因上年該酋到津受創以後。致欲
將通融之議。作為罷論。雖經軍機處咨覆文內。正言指駁。
而䄂此次到津。與該酋會晤時。必議及此款。䄂伏思在京
居住一層。自應仍照上海之議。誠恐該酋指稱此款。係和
約五十六條中第三款。堅求允准。必將復議通融一節。狡
詞翻悔。此係現在議撫最要關鍵。䄂再四思維。實深焦灼。
不得不豫為籌度。遂祈
皇上密授機宜。俾有遵循。復查該夷照會。又有賠償各項。並送還
礮位船隻一節。䄂伏思該酋嗜利性成。既有賠償一語。且

又未定數目。將來難保不多方需索。設為數甚鉅。亦屬礙
難遽允。併乞
聖訓指示周詳。以上各情。芳在京時所給照會文內。曾有均無不
可商辦等語。深恐會商時。該酋乞求邀允。相應豫為陳明。
到津後即當會同恒福等遵
旨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一摺。桂良此次
到津。大局所關。自當豫行籌畫。以便與該夷晤商。如該夷照會
內所稱在京居住一層。該夷與桂良在上海既有擇地居住之
議。未便任其翻悔。且其照會內。尚有遵照天津所立和約第三

款。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候其國王諭旨等語。尚非堅意駐京。著桂良等極力挽轉。但能消弭此事。方為妥善。如萬難阻止。亦可允其駐京。但不得多帶從人。致令居民驚擾。如但欲於海口隨時往來。亦須先期知照中國。即可派員護送。至該夷稱欲送還船隻一層。可告以大沽礮臺工程鉅萬。今被爾國攻毀。較船隻之費尤鉅。足可相抵。且去年所沈之船。尚在水中。未嘗為中國所有。如欲送還礮位。現時均在海口。應由貴國自行認收。其所稱賠償各項。雖未定有數目。難保不多方需索。諒桂良等必能隨機應變。斟酌妥辦。輕重之權衡。該大臣定會朕意也。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

史陳鴻翊奏竊臣等於初九日將該夷盤踞郡城未便出示曉諭居民情形奏明在案十二日欽奉

上諭現在該夷既踞城插旗等因欽此旋據督臣恆福咨稱㖡咈兵船已駛至郡河東浮橋其勢萬難阻遏會同武備院卿恆祺再三開導正當辦理和議急盼轉圜之時自應示以不疑將津郡民團難以舉辦各情附片具奏鈔錄奏稿移知前來臣等連日體察民情並親至郡城內外查看該夷動靜東城樓上旗幟夷兵業經恆福會同恆祺向其開導概行撤去該夷馬隊先欲駐劄北倉亦經阻止屯劄城南一帶是該大臣等辦理撫局已漸有轉機再得大學士桂

良設法勸諭。並江蘇委員藍蔚雯等與之面議。該夷雖桀
驁難馴。必不至遽形決裂。我
皇上聖度如天。如其所求尚在情理之中。亦必
垂慈俯允。以全津郡數百萬生靈。臣等何敢輕率妄動。激生事端。
致誤大局。況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海口。尚不能支。鄉民
團練。紀律未嫻。軍械未備。未必即操勝算。所慮者撫局不
能速成。該夷分兵北犯。以肆要挾。則沿途堵禦之策。亦不
能不豫為籌畫。
皇上思患豫防。通州一帶。必有大兵屯劄。再有鄉勇同心助勦。自
可使該夷稍知儆懼。臣陳鴻翊業已到津。公同商酌。此時、

郡城之東南。為該夷來路。居民早經遷避。城北係武清縣境。城西係靜海縣境。距府城約在三十里內外。若在該二縣地方籌辦團練。以查拏土匪。護送行旅為名。尚不至為該夷所覺。設有調動。武清之勇。可以迎勦。靜海之勇。可以尾追。臣等即日函致該二縣紳士。令其先期密約。臨期應募。所需錢糧。應請

旨飭下直隸藩司文謙。將所撥銀兩。以二萬兩存儲靜海縣庫。以一萬兩存儲武清縣庫。派委妥員經管。屆時由臣等分別提用。以為勇糧。仍由長蘆運司崇厚覈實報銷。臣等現駐得勝口。距西門十二里。便於採聽桂良等辦法。如撫局無

成○即分赴武清靜海○召集團練○並天津縣盧團○協同官兵追截○以杜該夷北犯之路○似此辦理○既不至有礙議撫○亦可以暗防北犯○

硃批○依議辦理○

焦祐瀛等又奏○臣等到津○復與曾在上海貿易之鄉人○探詢夷人情形○據稱○夷性無常○如孩童形景○所求務在必得○稍拂其意○則所求愈堅○及遂其所求○又或不以為意○即如該夷馬隊○始欲屯劄北倉○繼而劄在城南○始而在河東索民房數處○繼而又不住河東○皆因辦理之人○識其性情○遇事並不顯為阻抑○以他詞開導○使之自行轉圜○語云知性

者可與相處。此一定之理也。大學士桂良即日到津。與怡
福會辦撫局。應令體察夷情。速為商議。如桂良等與議定
各條。應請
旨量予允准。以實桂良等之言。即以堅該夷之信。若游疑不決。則
該夷必以桂良等不能作主。而北犯之意。愈不能遏。迨其
猖獗而後許之。則枝節又生。大局更難設想。臣等沿途見
撤回馬步官兵。非不精壯。及抵津城。見該夷馬隊之驍健。
夷兵之强悍。似有過於官軍。並傳其車礮火箭。猛烈靈便。
非不長於陸戰。此時我軍撤回。銳氣已挫。若再與之決戰。
誠不可不慎之又慎。臣等既有見聞。理合附片密陳。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等因。欽此。當因太原駐防滿洲營馬甲。僅止五百餘名。不敷多派。先行派定二百名。一面飛咨綏遠城將軍成凱。歸化城副都統德勒克多爾濟。酌量派選。共成一千名之數。赴通聽遣去後。茲准成凱等咨。已於綏遠城派兵五百名。歸化城派兵三百名。各派大員管帶。剋日起程前進。臣因太原旗營額設馬一百五十匹。不敷騎坐。復在省標左右二營。暨太原旗綠各營內。挑選健馬二百匹。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孟壽營遊

擊崇順。督率防禦驍騎校。督帶精壯官兵二百名。於七月初八日。自省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並飭司籌款。另購馬二百匹。分撥各營。以資操演。正在具奏間。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天沽兩岸礮臺。危急萬分等因。欽此。除在大同鎮標各營內。添調精兵一千名。攜帶軍火器械。派委得力將備管帶。赳日兼程赴通外。所有前調滿洲營官兵起程日期。及續調綠營官兵名數。理合恭摺由驛具奏。

硃批。知道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七日

奉

上諭前因大沽後路萬分喫緊諭令文煜將原調山東兵三千名

趕緊調派馳抵通州等因欽此查臣前奉

上諭著臣將本年原派山東兵三千名委員管帶赴通等因當經

臣將本年奏准原調兗曹二鎮官兵係二千名嗣因該鎮截留防匪而沿海營伍亦在防夷喫緊之時不能湊足三千惟有仍將原調二千名湊撥足數派委臨清協副將文英候補遊擊保德管帶赴通各緣由奏明在案今復蒙

諭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撥務期多多益善等因臣思山東兗曹登三鎮額兵除節次調赴各省征勦外各營存兵零星不

成總數。目下煙臺夷務。較前雖緩。而夷船一日未去。則防堵一日不能解嚴。登鎮逼近煙臺。防兵萬難調遣。其兗曹二鎮。既經調撥二千。前赴通州。其餘營汛存兵。尚恐不敷防匪。今若悉數調出。誠恐捻匪詗知內地空虛。乘機竊發。為害不淺。伏讀

聖訓。大沽情形危急。臣亦萬分焦灼。何敢以無兵可調。藉詞搪塞。惟有仍於原調二千之外。再撥一千名。以應急需。查有前經商准副都統德楞額。派撥馬隊二百五十名。前赴利津防堵。尚未到防。臣現又飛速咨催該副都統改撥通州。又前調設防之東昌等處兵六百五十四名。駐劄韓亭。以防

夷氛蠢動。今念

畿疆事重。自應先其所急。並添派省標兵九十六名。共湊一千之數。統歸文英。保德官帶赴通。聽候調遣。再查山東各鎮官兵。散處四方。既不能朝發夕至。且兗曹兩鎮之兵。正在勦捕幅匪。亦須分投札調。而軍火器械。又須由省城軍需局給領。現經嚴飭各營管帶員弁。迅速遄行。並飭藩司暨軍需局。速將俸賞行裝等項銀兩。照例支發。同軍火器械配齊。解交各營。俾得剋期起程。免致貽誤。茲就近將臣防所原調兵六百五十四名。省標續撥兵九十六名。及臣前次奏明省標派撥兵三百零四名。共一千零五十四名。

先派候補遊擊保德管帶。於七月十一日。由防啟行赴通。

聽候調遣。其餘各營。口現又飛札嚴催。一律迅速啟行。務

期早抵通州。以資捍衛。

硃批。知道了。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𡚱恭閱邸鈔。大學士桂良直隸總

督恆福授為

欽差大臣。馳赴天津辦理事件。查桂良抵津後。會同恆福自可設

法羈縻辦理。若能在津換定和約。該夷揚帆而去。誠為順

手之至。惟該夷此次猖獗情形。較之戊年大不相同。海口

現又撤防。夷船全數駛津。其志高氣揚。要求更恐甚於前

昔。若該夷堅欲進京換約。如果仿照去歲咪夷入都之式。人數無多。尚不難於著手。現聞該夷帶來廣勇甚衆。此次醜類。竟與粵匪無異。

神京重地。豈能令其闌入。通州衆兵駐守。僧格林沁瑞麟自能抵禦。但由天津至京。北河節節水淺。夷船不易行駛。或可易防。惟陸路至京。非止通州一處。避實就虛。是其慣技。即如大沽設防。該夷駛至北塘登岸。即係明證。在

廷王大臣。想早已經慮及。奴才何敢妄參末議。第聞該夷初到北塘。即以戰與和兩相牽制。戰時夷力不支。豎旗請和。越日該夷布置妥協。即不照會而戰。足見反覆無常。譎詐莫

甚。現在桂良恆福在津與之議和。僅該夷堅欲進京換約。

桂良等萬不能許其帶勇入都。難免該夷假意允許。或求

所帶之人。留住城外。暗藏詭謀。均未可定。當此時勢萬分

孔亟。奴才滿洲世僕。受

恩深重。近因夷情益肆鴟張。寸心焦灼。寢食不安。雖非分所應言。

管見所及。不能不據實直陳。

硃批。所慮甚是。

丁未。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奴才於七月十二日。

將俄羅斯通事明常。投遞軍機處公文等情。馳奏在案。茲

於本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恆福等奏津郡夷務情形。並知照焦祐瀛等在西鄉安撫
居民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遵
旨移知焦祐瀛等欽遵。知照去後。奴才等伏思制夷之道。不外和戰
兩途。前此大沽主戰。以礮臺之堅固。官兵之精強。尚不能
力為抵禦。扼其兇鋒。現在專意主撫。自不宜稍露形迹。以
致有妨和局。惟夷情叵測。誠如
聖慮。不可不暗為之防。奴才等連日公同商酌。前次天津府知府石
贊清。天津縣知縣姚煦。所募壯勇。及二品職員張錦文所
團鋪勇數千名。皆係土著。有身家買賣之人。尚屬可靠。現

經奴才等飭令天津府縣暨職員張錦文等認真團結。妥為分派。或扮作買賣人。買給食物。或扮作閒人。跟蹤察訪。或派赴城外岸邊河下該夷住處。明為照料。暗中偵探。如果夷人進城上街。隨時留心察其舉動。并優給該紳士民勇口糧。既不明露端倪。又可暗為防範。較之彰明較著招勇集丁。於事似為有濟。仍一面移會焦祐瀛等在於城外西鄉一帶。安撫鎮定。不必涉於張皇。致為夷人知覺。激成意外之虞。再昨據嘆酋吧嗄嚨向 奴才等談及。現在不過暫息干戈。並未罷兵。專候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到津後。再為定議等語。與江蘇候補知縣

黃仲畬所言。亦復相同。至該夷現在津郡城外屯紮。尚為安靜。城內並無夷人居住。日間即偶爾進城。亦隨即出去。並無滋事別情。藉以仰慰

宸懷。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正在繕摺間。據咈國公使照會奴才恆福一件。並有致軍機處暨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照會各一件。除將該夷照會軍機一分。咨由兵部。轉送軍機查收。其照會桂良一分。即由奴才恆福派弁送往桂良行次投遞。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竊於七月初八日。馳報察哈爾馬隊一千名。前赴通州去後。是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

初七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大沽後路。萬分喫緊等因。欽此。伏查察哈爾八旗。自上年查辦撥丁起。各路軍營。隨時咨來兵缺。至今尚未補足。又因病回旗。腰腳瘡膿。不能遠行者。節據各該總管並挑兵協領驗明呈報有案。弩悉心籌畫。既恐有誤要需。尤難遇事將就。因思察哈爾風俗。窮苦者食餉人多。官員子弟。頗有培植。尚知禮讓。今值用兵之際。不得不破除常

格。楷資得加。昨已剴切通傳。凡有官員子弟中之閒散。均令一體齊集。由挑兵協領。會同各該總管秉公察看。量其才具之粗細。酌撥兵缺之大小。先予頂補記名。使之出征。嗣後凡遇本旗軍營。無論何處出有兵缺。均先儘此項閒散。各該旗分。依項頂補。既經許以登進之階。諒必有所鼓舞。在軍營口分。並不加額。在本旗餉檔。亦不違例。現當秦調緊迫。業已飛劄此次續派正副營總四員。隨齊隨走。四員分帶四起。亦無不可。總期先後早到防所。俾得仰慰

聖懷。

硃批。依議。

戊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奏。竊等於本月十三日行抵武清縣途次。曾將該夷二月間照會文內所稱各節。恭摺請

旨在案。十四日。前抵楊村。接據恆福。派委員弁遞到該二國照會。等詳加閱看。所稱前文內列各款。立允概准。並津城海口亦當即日開埠通商。方可照會各軍。退駐大沽及山東登州等處。須俟賠償銀兩。全數給清。始令退出境界。以上各節。皆應先與定約。蓋印畫押。再為入京換約等因。伏思該二夷。二月照會。業經添列四款。尚未商辦。茲復增以天津通商一層。查和約五十六款所載。有牛莊而無天津。原議

以此易彼。今該夷又思津郡通商。實屬恃强要挾。殊堪痛恨。且來文內。有現今須有確實憑據。並即速照覆字樣。語多急迫。深恐將來難容緩商。不得不急為陳明。謹將該二國照會。另鈔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仰求

聖恩迅賜訓示。俾得祇奉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業經詳諭該大臣隨機應變。權衡輕重辦理矣。本日復據桂良奏。接到㗰咈照會。請旨遵辦一摺。該夷照會內稱。總以天津通商。賠償兵費。為退兵息兵之關鍵。該大臣等。前此給予照會。所云無不可

商者。原指見面互相商辦。並非直言允許。現在該夷狂悖異常。固應示之以信。使其不疑。然仍須斟酌妥善。俾無後患。方合辦法。桂良馳抵津郡。與該酋晤面。如提及索賠兵費。若能相機開導。減去若干。固屬甚善。否則必不可減。亦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庶可從容辦理。至天津通商一層。可告以不獨八年所定和約。並無此條。即本年二月所要四款。亦無此語。況八年和約。有牛莊而無天津。原係以此易彼。今何又多此款。如此辯論。看該夷如何回答。若仍不能挽回。亦應告以通商雖無不可商辦。但該國既帶兵船。不獨大沽天津。民心驚疑。即商賈亦必裹足不前。實與爾等無益。如該夷允許不帶兵船駐紮。

若欲建夷樓。與不退兵船無異。亦不可允許。總之賠費通商。即使允准。亦必將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議換約。其舟山烟臺二處。亦均須退出。始可辦理。兩國現云和好。必須以禮相待。若占踞地方。以兵脅和。實非長久之道。桂良等務當於羈縻之中。仍寓撫馭之意。其餘駐京各節。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辦理可也。

咈囒哂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接准貴大臣七月初九日來文。內開。照得本大臣現在奉

旨來津。與直隸總督恆。辦理換約事件。本大臣攜帶

欽差關防。定於七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貴國二月間所

開各條。本大臣均無不可商辦等因。查貴大臣前於八年

閏。在津與本大臣議定和約。今復得與貴大臣商辦事件。

本大臣不勝欣悅。惟望兩國永敦和好。因貴大臣言明二

月所開各條。均無不可商辦。但因

貴國違背從前所定之款。現今必須有確實憑據。今宜題明

現在之景。況因去歲五月間。駐劄中國欽差大臣啣奉命

進京換約。行抵大沽海口。被

貴國攻擊攔回。當即奏明本國大皇帝。旋奉本國諭旨。因本

國旗號受辱。是以飭令要中國賠補四款。該大臣已於本

年二月間。明白照會

貴國軍機處。以三十天為期。或准與不准。後接軍機處照覆。
含糊推卻。是以大英大啲兩國皇帝派發水陸二軍。於北
塘口上岸。旋即攻毀大沽礮臺營盤。迎護本大臣暨英國
欽差大臣行抵津郡。兩國水陸二軍。亦屯紮城外。因憐憫
衆民。不肯占踞城內。現今若欲本大臣飭令水陸大將軍
止息干戈。惟有貴大臣允許二月間所請之四款。而貴大
臣宜照會本大臣。以為認錯去歲五月間在大沽海口攻
擊本國船隻之事。而許本大臣進京換約。暨駐劄中國。欽
差大臣由大沽河進京長駐
京師。三。八年間在天津所定之和約。宜通行中國衆官民遵

守勿違。四按本國此次水陸二軍所費餉項。照數賠還。以
上三款。俱係易允之事。惟第四款。本國大皇帝念中國內
多兵荒。不肯使中國照此次本國水陸二軍餉費浩繁之
數賠還。惟欲除八年和約所定之數。賠還軍費銀二百萬
兩外。今再賠還軍費銀陸百萬兩。前後共八百萬兩。去歲
已收到粵海關付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有零。
現在新議四款。兩國大臣畫押蓋印後。本大臣自應進京
互換和約。彼時本大臣與貴大臣應當互相出據蓋印。述
明換約後。兩國自應互相遵守。但新定章程。亦如和約內
所載各款。一律施行。以上各款。俱已敘明。諒貴大臣均已

洞悉。必能速速妥辦。以便本大臣咨請水陸大將軍免再進兵入京為幸。至交付軍費之期。亦可分開次第。陸續交付。但各海口之海關。宜先付有會單為據。天津口赳日通商。洋船隨便往來。現今本國兵船。屯占舟山烟臺。亦如屯占廣東之理無異。待至中國全行所約各款後。方能退出境界。本大臣今已細細照覆。惟望貴大臣即速照覆。須至照會者。

京畿道御史鄂埡等奏。竊唉夷屢擾津門。神人共憤。

皇上軫念元元。惟恐沿海居民。久罹鋒鏑。撫綏之情至厚。還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愈以驕橫。是否受撫。萬無把握。現在我

兵皆駐通州。由通州至海淀。不及百里。萬一該夷包藏禍
心。以馬隊數千。由東而西。竄擾城外。其大可慮者一也。前
此粵匪竄至靜海。
皇上端拱法宮。出師戡定。前後年餘。未嘗
行幸。今逆夷之勢。不異於粵匪。天津之地。更近於靜海。
禁城咫尺。未遂就瞻。愚民無知。紛紛妄議。或挈眷而遠遷。或
脫身而思遁。在
皇上本欲示以鎮靜。而民情乃更增其驚疑。設有不逞之徒。乘釁
而起。將有不可言者。其大可慮者二也。直隸各屬。舊有騎
馬賊匪為患已久。今因城內官民遷徙者眾。遂潛至近京

一帶沿途搶刦狐鼠之輩愈衆愈多儻其中有瞀不畏死者竟於斯時覬覦非望則伏莽之戎難保不為乘墉之寇其大可慮者三也臣等竊以為京師之地乃

宗廟

社稷之所在

皇上之身乃

天

地

祖

宗之所福也今城內人心皇皇靡定竊恐

郊
廟神明將有不安者似宜
肅駕入宮虔修禱祀
宗
社有所憑依黎庶得以安輯即辦理防務諸大臣亦必振刷精神
倍加慎重眾志成城何慮不固不獨弭患於無形已也
戶科給事中陸東樞奏竊觀史冊所載夷狄之禍如晉之
永嘉宋之靖康明之正統覆轍相尋大同小異其始皆起
於要求無厭誤於委曲遷就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救𠸄夷
自五口通商以來處心積慮窺我虛實抵隙蹈瑕至前年

而有關入天津之事。其時盈廷集議。主勦者多。而終以議撫暫了。其實勦撫二策。宜合而不宜分也。該夷遠隔重洋。萬無勦滅之理。方今粤逆未平。中原疲敝。亦萬無出全力以勦夷之理。撫之一法。固勢所必然。而亦

聖衷所萬不得已者。但戰勝而撫。則夷之氣餒。自可杜厥要求。戰敗而撫。則夷之氣盈。必致受其挾制。前年和約。聞多至五十餘條。今又不知如何。去年咪夷來京換約。帶人不多。信宿即去。此在咪夷大受懲創之後。豈必果為恭順。使咪噗二夷一切如前。自可安人息事。特恐乘勝而驕。出言無狀。稍一遷就。後患何窮。即如外間傳言進京建館一節。前年

臣在巡視中城任內奉

命會辦團防曾與吏部尚書今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

等聯銜具奏臚陳其害誠以

輦轂之下異類橫行萬一蹈廣東之故智其禍豈復忍言且

現今

京師情形自蘇杭被擾商賈不通百物翔貴糧價尤甚夷警

一聞紛紛遷避貧民失業易於煽惑又非前年可比津人

之於

京師往來如織傳聞異詞或言夷在北塘大肆淫殺所帶廣

勇蹂躪尤酷或言夷在天津秋毫無犯每遇貧民輒與銀

物。二說不同。可慮則一。由北塘之說。則都城萬姓荼毒。民不能堪。必生他變。此其患在目前。不可言也。由天津之說。則首善之區。悉被蠱誘。民懷異心。禍伏肘腋。此其患在日後。愈不可言也。又天津為

畿輔重地。若聽其久踞。相去咫尺。扼我之吭。多設防戍。則餽餉為難。習為故常。則釁端莫測。一旦觸發。全局渙然。以上二端。事關根本。我

皇上洞燭幾先。自斷不俯從所請。即當軸諸臣。言念及此。亦斷不肯墮其彀中。第所請既難悉從。難保其不生反覆。論者遂以突犯

京師為慮。不知夷之長技。惟在虛聲恫喝。從未遠離海口至
三四百里之遙。且聞僧格林沁瑞麟。各擁重兵。足資堵扼。
天津團練。聲勢聯絡。又足躡其歸路。決不敢肆然內犯。自
蹈危機。臣晝夜焦思。惟有請
旨嚴飭桂良。恆福。堅持
國體。勿為所怵。一面
敕下僧格林沁瑞麟部勒軍伍。嚴設戰備。以期布置周密。有備無
患。焦祐瀛。張之萬多方倡導。激勵民團。羅列海口。互為聲
援。示以必戰之形。而仍留議和之地。俾夷人有所顧忌。不
復作非分之想。以期漸就範圍。而桂良等有所倚恃。亦不

致仕其莇制。如前年之蔔且敷衍。貽患至今。庶可冀撫局之成而可久。
山東道御史豫師奏。竊照八旗世蒙恭養。騎射原係本務。現當生齒日繁。其精壯操演騎射。挑選差使者。固不乏人。而閒散游手者。亦復不少。今當各省紳民。均能捐餉出丁。鄉閭自衛。而八旗世僕。豈可轉自安閒。可否請
旨俯准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除已食披甲錢糧。或有別項差使者。應聽本管差遣外。其餘閒散人等。均使一律團練。既可與順天民團聯為聲勢。而分駐八旗地面。亦可巡緝宵小。防救火燭等事。其製造軍械。發放口糧。一切經費。即由八旗

殷實之家。盡力捐助。該旗人等。均係世受
國恩。目睹時艱。自必踰常報效。至團練一切事宜。應請
旨簡派大員。妥議章程。認真辦理。
豫師又奏。行軍首重器械。查八旗官員。有點驗軍器之例。
厥意甚深。近因承平日久。視為具文。每遇點驗之期。或借
湊於親友。或假用於鋪家。即偶有自備者。亦多破損不全。
難適於用。現當軍務之際。殊非有備無患之道。應請
旨飭令應驗軍器之員。勒限半箇月。交納軍器。務須一律精好。由
各本旗衙門驗收。立册存儲。緩急應用。庶不缺手。俟軍務
告竣。即令本員領回。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己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本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上諭。三盟兵丁。除已調赴軍營外。其餘是否尚堪續調。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酌量具奏等因。欽此。十五日。恵親王等至通。與奴才僧格林沁面議防守機宜。並齎到硃諭。奴才僧格林沁跪讀謹聆悉。伏思奴才僧格林沁損兵折將。罪無可逭。荷蒙聖恩。不加嚴譴。又蒙

錫以

溫諭。奴才跪讀之下。感愧無地。惟有激勵將士。奮勉圖功。以仰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查三盟兵丁。擬請各調一千名。徃古北口。以為

京師後路聲援。應由軍機處行文理藩院。迅即撥調。並派令

卓哩克圖王巴圖。巴林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喀拉沁王色

伯克多爾濟各帶本盟官兵。以期得力。該王等均係備兵

扎薩克。例應帶兵。至京城之防。倍關緊要。各項大礮應於

大城安設。斤重較小礮位。安於外城。其神樞礮位。各在本

處垛口安設。並請將城上各垛口。用土培厚。以期穩固。其

內務府尚書在軍營。於布置一切。稍為明晰。合無仰懇

天恩○將奕山等交王大臣以資臏策○至此項夷人之來○步隊不過萬餘名○節次㨿覘數千名○計算該夷現在不過一萬之衆○我兵馬步三萬○合力截擊○堪數抵禦○惟京師為根本重地○兵力不可過單○擬將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先行撤回○其通州駐紮八旗驍騎營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均係弓箭刀矛○大槍甚少○抵此勁敵○難期適用○此項官兵○擬俟山海關馬步官兵到齊○一併撤回守城○以節經費○并僧格林沁統帶津沽撤回步隊○於十一日前往張家灣迤南○分紮十營○馬隊官兵○在馬頭一帶○節節屯紮○以作前敵○並多設偵探○直至天津○以期

聲氣相通。奴才瑞麟仍統領原帶官兵。在通州駐紮。續到察哈爾官兵二千名。派令充興阿管帶一千名。在馬駒橋駐紮。察哈爾總管那瑪善管帶一千名。在采育駐紮。山海關馬步官兵。將次到防。擬將馬隊派赴馬頭一帶。步隊在張家灣一帶。分布防守。天津大概業經運通。奴才等即派天津防堵之漢軍官兵八百名。各運送回京。至通倉米石。搭放兵餉。誠有便於兵食。第七月分兵餉。業經文領。擬八月再行搭放。至應放幾成。支銀若干。業經札知糧臺。詳細覈計。一俟詳覆到日。奴才等再為妥議具奏。平家灘引河。晝夜督催挑挖。將次工竣。現於北運河釘樁下埽。使上游之水。歸

入引河。惟口門漸收漸小。水溜愈急。堵合甚難。現在沒法籌辦。以期宣洩。

硃批。另有旨。僧格林沁著暫緩來京。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瑞麟奏覆陳近日防守情形一摺。業經於摺內批示僧格林沁暫緩來京矣。該大臣現在統帶撤回步隊。於張家灣迤南分紮十營。馬隊官兵。在馬頭一帶。節節屯紮。瑞麟仍統領原帶官兵。駐紮通州。其察哈爾官兵。分撥在馬駒橋采育等處駐紮。並多設偵探。宣洩河水。布置均尚周密。即著照所議辦理。所有三盟兵丁三千名。業經諭令巴圖魯親自統帶前來。駐紮古北口。以為京師後路聲援。伊勒東阿所

帶官兵四千名。著准其先行撤回。並准俟山海關馬步官兵到齊後。即將通州駐紮之八旗滿洲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漢軍兵八百名。一併撤回京師。奕山賽尚阿二員。已交欽派王大臣差委。其英三一犯。亦已由兵部解通州。歸案審訊。即著派員嚴行究辦。毋任狡展。

閩浙總督慶端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慶端奏英咈二夷。現居定海廳城。操演巡查。强索徵冊等語。據稱該夷在定海城。分段巡查。强索徵冊。該署同知甘炳。飭紳民前向開導。夷情詭譎。無非為脅和地步。著慶端。王有齡相

機籌畫○勿令得步進步○欽此○當經恭錄密行欽遵○伏查暎咭唎二
夷○前次强索徵冊○意圖覬覦錢糧○一經地方官密飭紳民
與之理論○該夷知難遂欲○即以索貼巡費為詞○向地方官
通寫錢糧數目○是夷情雖極陰險○實不敢與百姓為難○誠
一如
聖明指示○若得百姓齊心○不致肆無忌憚○并訪察定海民情○尚知
大義○該夷即使得有錢糧數目○斷不能强逼徵收○現據護
理定海鎮總兵袁君瑩禀報○探聞近日復有大輪船駛至○
內有黑夷千餘名○分居定海道頭地方○其城內所住夷兵○
陸續退出城外○當向通事盤詰○據稱伊國另有欽差前來

就撫等情。並接署浙江撫臣賴信揚來咨相同。是否別有詭計陰謀。業經飛飭袁君榮會同委員並署定海同知甘炳妥為防範。如果該夷得步進步。肆意要求。並即恪遵諭旨。激勵民團。與之為難。仍令華商紳民等設法開導。總使該夷無間可逞。就我範圍。惟咪夷美理登前向署定海同知甘炳索貼巡費。甘炳堅拒不允。其錢糧數目。曾否開寫。並此後如何情形。未據續報。現已密飭甯紹台道梁恭辰確查稟覆。容俟覆到。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春佑奏。竊奴才於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著春佑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務期多多益善。並著攜帶軍火器械。兼行赴通等因。欽此。查熱河駐防額設兵二千二百六十名。本年三次調赴海防兵一千五百名。現存兵數。養育兵外。尚存有六百餘名。熱河為邊疆要地。未便無兵鎮守。惟京師門戶。尤為喫緊。自不得不先其所急。茲酌量撥派兵三百名。揀委佐領謨翿作為營總。佐領廣成作為副營總。防禦福壽等作為帶隊官。共派七員。分起管帶。惟軍火器械。經前三次調兵。攜去十分之九。剩存若干。未

能一律精利○現飭趕緊設法修補完全○定於十六十八兩

日○次第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等前奉

諭旨○飭調西安滿漢馬步官兵四千五百名○前赴通州○當將調派

情形○暨催提分起啟程日期○先後分別奏報在案○茲於七

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七日○奉

上諭○現在事機緊迫○必得厚集兵力等因○欽此○遵查陝省旗綠官

兵○頻經徵調○營伍空虛○現在皖捻未除○川氛正熾○東南一

帶○多與豫蜀毗連○隘口紛歧○防範彌嚴○在在喫重○且省城

綠營。僅止存兵一千數百名。除字識匠役及墩塘各汛外。
可備戰守者。不及千名。實屬單薄異常。商雒防所。止有兵
八百名。潼關並無防兵。不得已酌添舊日練勇。與營汛分
守。以固入陝門戶。此外提鎮各兵。均已無多。再加徵調。實
屬處處掣肘。惟海防事機緊迫。敢不悉心籌畫。先其所急。
以衛
京畿。茲臣托明阿於原調馬隊一千五百名外。擬再挑選八
百名。派得力之員。分帶啟程。連前共計二千三百名。臣譚
廷襄。於原調馬步隊三千名外。擬將豫備留陝防堵之河
州鎮兵七百名。一俟到日。亦即飭赴通州。連前共計三千

七百名。現又洛會團原提　臣。另在所屬酌量察看。如能添調。即飭攜帶軍火。尅日來省。並洛明護理督　臣。將能否添調之處。一併酌辦。總期多多益善。以壯聲威。至前調馬步各兵。臣等遵

旨嚴催。西安馬隊。已於本月十二日。全數由省啟程。副都統烏蘭都。即於十三日督押前進。商雒等處步兵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飭令分起跟接。並飛催漢中鎮總兵伊綿阿趲緊趲行。在後押督。所有續派滿營馬隊。綠營步隊。擬仍歸該二員一併統帶。其餘道遠提鎮各兵。又經飛催星夜兼程行走。不准稍延。以冀及早抵通。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庚戌。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上海為夷人通商口岸。自該逆竄陷蘇城。嘆咭唎咈囒哂兩國。均派夷兵防守

上海要隘。本有不與賊敵。不允賊來之說。七月十二日。該逆竄撲上海。先至徐家匯地方。殺斃傳教咈夷一名。及至

午刻。賊逼城下。我兵與賊接仗。該夷兵亦上城從旁槍擊。斃賊甚多。雖該夷為保護夷商起見。而具助順去逆之意。

臣亦不敢壅於

上聞。惟嘆咈夷兵無多。賊逆麕聚甚眾。臣知未可深恃。仍當督率

在事文武。分飭兵勇。晝夜嚴防。慎益加慎。不敢稍涉疏懈。

硃批。知道了。

辛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奴才桂良。於十五日。在楊村途次。曾將接到暎咈兩國照會。鈔錄

恭摺奏

聞。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在案。拜摺後。旋奉

硃批本月十三日摺件。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一摺。桂良此次到津。大局

所關。自當豫行籌畫。以便與該夷晤商等因。欽此。即日馳抵津

郡。與奴才恆福等恭閱

訓諭。並會商現辦情形。一面派員知照該酋定日會議。詎料該酋

額嘶唫等聲稱。現在並未罷兵。前已將所辦各事。即經照

會。俟一概允准照覆前來。再行晤面。此時無可商辦。毋庸

相見等語。奴才等竊思既不見面。無從措手。奴才恆祺因知該

夷底蘊。向係吧嗄禮。㖡唼嗎。從中主事。該國公使唯其言

語是聽。隨即將該二酋邀至寓所。再四勸導。令其一同來

至奴才桂良寓中。與奴才恆福公同見面。當將所求各款。遵

旨逐層辯駁。乃該酋聲稱。和約所載各條。並本年二月間照會軍

機處及此次照會奴才桂良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

商量。如有一款不准。伊即帶兵北犯。並稱天津通商一層。
現在天津業已屯占。儘可開埠通商。不與中國相干。因聞
奴才桂良到來。姑為言明。始於照會內提及此款。以俟我處
照覆。允准。今既見面。即當剋日一一照覆等語。奴才等聽其
言詞狂悖。令人髮指。而大局所關。又不得不設法羈縻。且
思天津現雖撤去城上旗幟。及看守之兵。而兵船尚泊內
河。馬隊全紮海光寺一帶。若稍有耽延。不特占踞天津。竊
恐驟然北向。況該夷立索照覆。不容刻緩。奴才等因事機危
迫。焦急異常。而又不敢遽為概允。正在萬分為難。接奉

硃批本月十五日摺件。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奴才等恭讀

上諭○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懷柔至意○奴才恆祺隨即復邀巴頓禮並咈酋美理

登○謹遵

諭旨○竭力挽救○連次舌敝脣焦○而該夷聲稱○今日如不允准○再有

異言○即不必給與照會○亦不能在天津久待等語○奴才等見

其固執不回○若再稍事遲疑○不允所請○致恐貽誤大局○不

得已將二國和約所載各條○並二月間及現在照會內所

開各款○備文照覆咈嘆兩國○概為允許○以解目前危急○謹

鈔錄給與該二國照會○恭呈

御覽○奴才等通盤籌畫○誠如

聖訓。當於羈縻之中。仍寓撫救之意。惟現在既經議撫。恐該夷即欲進京換約。經 奴才恆祺設詞探問。該酋將來到京。應設驛館行寓。需用若干。藉以計其人數多寡。據該酋聲稱。𠸄咈兩國。每處約計四五百人。並須另派數十人。先期進都。以便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足敷居處。再行入京等語。奴才察其情詞。並非專為房屋起見。實因藉此觀我動靜。有無設防伏兵等情。竊思通州一帶。現尚紮營。設該夷經過時。見有設兵防守。勢必轉致疑忌。且夷人每至一處。先用千里鏡登高瞭望。不得不豫為計。及如我處示以不疑。或可令其裁減人數。奴才等現已與之婉言。兩國既經議和。彼

此皆應罷兵。更不容稍涉張皇。致啟猜嫌。並以堅其帶兵之念。實於撫局大有關繫。應如何將防兵撤避。勿令該夷窺見。免致生疑藉口。有誤事機。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瑞麟等妥為辦理。如駐京弗多帶人。賠償寬定限期。以及天津通商各節。奴才等自當謹遵
諭旨。設法妥議章程。容俟稍有頭緒。再行馳摺奏
聞。奴才等此次概允所請。實因夷性不馴。事出無奈。現在該酋吧嗄禮到此。桀驁情狀。甚於八年間。棘手萬分。且該酋顯露侵聲言。此時未接確實憑據。斷不見面。更不容奴才等一詞置喙。萬一再啟釁端。尤非口舌所能爭勝。並恐多一番波折。

該夷又多一番要求。儻再枝節叢生。勢更難以收拾。若論其恃強要挾。本不應允其所求。而慮其叵測居心。又不敢遲延僨事。奴才等再四思維。祗好一面允准。仍一面妥為補救。俾得息兵議撫。以崇

國體而顧大局。

桂良等又奏。奴才等照覆該二國照會後。正將各款設法商議間。該酋吧項禮。突來奴才桂良行寓。奴才等公同相見。該酋聲稱。此項賠償一款。非從前可比。必須即日先付若干。餘再議定如何給清等語。奴才等當將現給照會內載有各口稅務分成扣歸一語。該二國既經接收。何得再有異詞。該

茵復稱從前所允四百萬至今數年分文未收總云中國失信於彼現在照會內所言分成扣歸原國太多中國一時難措今若不先付現銀三四百萬之數定當即日占踞天津將各官署屯紮居住並一面進京索討賠項必須收得現銀方能還我津郡等語 芬等具有天良非不知現當庫藏短絀之際何敢率行輕許惟該夷嗜利性成其意若不得有現銀仍恐難以羈縻於撫局即不能定議 芬等仍當竭力挽回務期目前少給一分現銀得免一分支絀藉以節

國帑而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夷務急迫不得已將所求各款允准及該夷索封賠項該法商辦各摺片並據載垣等軍機大臣將桂良等所寄信函呈覽該夷狂悖異常動則虛聲恫喝意圖挾制桂良等照覆嘆咈將所求各款概爲允許因係暫示羈縻然前屢降諭旨如欲天津通商及占踞海口斷不可允許茲該大臣今已允許不過因該夷酋不肯晤面起見如晤面時仍當設法挽救消弭此事萬不可以現在議撫任聽該夷肆意要求漫無限制天津通商一層八年原約本係以登州牛莊所擬今若允許豈非又多此口岸該大臣等當據理與之辯論儻該夷決

意不從。祇准每年來津通商幾次。並先行知照中國。以便派人
接進海口。不准攜帶兵船。亦不准在大沽天津建蓋夷樓。其應
如何議立章程。桂良等自應奏明請旨。聽候辦理。不得擅行允
許。總應互相商議。亦不准為該夷所挾。事事遷就。至該夷進京
換約。必須令其先將內河兵船。海光寺一帶馬隊撤回。並將兵
船概行退出海口。按照咪夷少帶從人。方准來京換約。其先期
派人進口。探看沿途光景。及京中房屋。斷不准應許。當與言明。
如該兩國來京。中國自有一定章程。豫備該夷公館。及供應一
切。若所帶從人無多。自不致露處。即駐京之處。亦應聽中國指
定。不能俾該夷自行選勘。坦然明示該夷。不必自生疑慮也。索

賠兵費一層。現當庫款支絀之時。桂良等何尚未悉情形。豈復有餘款先付現銀之理。即使有款可付。具異於開門揖盜。該大臣等仍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尤不可允其先付現銀。通州撤避防兵一節。即直告以爾國既帶有兵船來津。則中國防兵亦萬不能撤去。桂良膺此重任。自當義正辭嚴。與之理論。以杜該夷無厭之求。是為至要。總之桂良等初次辦法。已為該夷所恫喝。今既允許海口津城。隱患已伏。若仍畏葸遷就。一步不如一步。名為保全大局。實則多啟戎心。將來若終歲不能撤防。歲需帑餉。姑置勿論。盤踞久則禍發愈大。現在不患決裂之堪虞。惟當籌既戰之後。作何了局之法。桂良等斷不准

一誤再誤。致將來不可救藥。該夷桀驁性成。斷難理喻。豈能保其必不北犯。即使再與決戰。議撫之人更有理據。何必顧忌若此。順逆原在該夷。朕不肯責諸桂良等。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情形一摺。據稱接到夷酋照會。內有所請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即行帶兵北犯之語。又據該酋聲稱。英咈兩國進京。每處約帶四五百人。並須另派數十人。先期進京觀看京中房屋。察其情形。實藉此沿途窺我虛實。請將通州防兵如何撤退。免致該夷窺見。生疑藉口等語。夷情狂悖。已將所請斷難一概允准。並不許其來

京多帶從。又先期派人來京。嚴諭桂良等。設法挽回開導矣。僧格林沁瑞麟。前奏辦理通州防守情形。當經諭令照辦。當此夷情叵測。僧格林沁等。即將所辦戰守事宜。趕緊豫備。嚴加防範。又據載垣等。呈遞桂良等信函。內有據英酋額爾金差人送信云。伊國派有晉京買物之人。行至距津百餘里地方。為官兵盤獲。現已派員赴通。請將盤獲之人釋放等語。著僧格林沁等即將所獲之人解回天津。交桂良等辦理。並著飭令官兵照舊嚴密巡查。嗣後如有此等藉端窺探奸細人等。仍應上緊緝拏。不得因此次盤獲之人解回天津。以致稍涉疏忽。是為至要。

福建提督李若珠奏。六月二十一日。有夷船駛往上游。經

總兵黃彬。差弁詢悉各情。業於初三日附奏在案。旋據黃彬稟稱。三十日午刻。瞭見該夷船自上駛回。即令員弁駕船前往盤詰。該船夷人花蘭堆接見。據稱係墨利加國三品宣教牧師。前借噗咭唎船。往金陵傳教散書。即至偽張王處。欲見逆首洪秀泉。並問有無設立禮拜齋等處。偽張王俱云無有。所見洪秀泉亦未知真假。第三日。因即上船駛回。餘無別情等語。該員弁即告以賊情叵測。爾國已可概見。未便時常來往。該夷亦即面允。開船下駛等情。具稟前來。理合陳明。

硃批。知道了。

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九日。禮部送來貴使臣咨文。以貴使臣欲回至北京商辦事件。現由海河至天津暫行駐紮。以便屆時入都。請派員迎接。及豫備沿途一切等語。查前經

欽派大臣肅。瑞。面向貴國使臣丕。議定海口無事時。方可前來。本年正月。業已咨行貴使臣知悉。況貴國和約已經換定。今又值有事之時。貴使臣擬由津進京。暫可不必。應俟唊咈二國換約事畢。再行進京辦理可也。所寄咧嘛信函。業經轉交矣。為此咨覆。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焦祐瀛等奏。遵辦團練事宜。密為布置。擬在武清。靜海。二縣地方籌辦。豫備迎剿尾追之策。所籌尚合機宜。本日據惠親王等。呈遞焦祐瀛等信函。內稱英酋吧嗄禮等。欲在天津設立馬頭。儻不允准。即帶兵北犯。並又調夷兵二千來津。如無照會允許。即居住官署。帶兵前進。無可再商等語。該夷桀驁性成。斷難理諭。其肆意要求。多方挾制。無非以所請不遂。即可藉口占踞津城。將來勢必決裂。亦難保不意圖北犯。若待彼時再籌集團堵禦。則已著著落後。亟應早為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焦祐瀛等。趕緊於津郡附近地方。如武清。靜海等處。召

募壯勇。扼要嚴防。設該夷有北犯情形。一面迎頭截擊。一面跟蹤追勦。務使該夷於由津至京要隘處所。節節阻攔。不敢長驅直入。至津城若為該夷占據。勢必箝制百姓。如廣東之搭查兵器。定海之苛派巡費。爾時雖欲團練而不能。後悔何及。現在紳士中之賢者。固無不志切同仇。保全鄉里。至市閭商賈負販人等。或因愚魯無知。難保無希圖夷利。暫顧目前。其無業游民。亦恐為夷人所勾結。惟有密為勸諭。設法招徠。使貪利忘害。為該夷誘致。轉為所用。前據文煜奏。山東煙臺鋪民逃避。該夷誘令搬回。照常開設。所擄廣勇。私告各鋪。爾等不可信以為實。搬回必至搶擄。我等皆為其所愚等語。可見該夷愚弄小民。陷以

重利。一被其誘脅。苦累即不可勝言。名為絕不擾民。實則為害甚大。焦祐瀛等。可即將此意開導居民。毋為所惑。以期人心固結。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為接到㗘咈㖿國罷兵照會。（咪地。已撤備。之隊係撥之兵船）並議減賠償現銀。及吧酋即欲先期進京。恭摺奏

聞。仰乞

聖鑒事。竊奴才等於本月十八日。曾將現辦急迫情形。及給與該二國照會。鈔錄進呈。恭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拜摺後。旋接該二國照會。奴才等公同閱看。察其詞意。尚不至仍前桀驁。

謹鈔錄該二國照會。恭呈
御覽。並原件咨軍機處備查。惟賠償一項。前經奴才等照覆該夷。有各口稅務分成扣歸等語。原思就稅課之盈絀。抵賠項之多寡。既非現銀。又無定限。較之寬期按付。似更活動。乃現接該二國照會。並未答覆此項。且吧酋先索現銀三四百萬。其餘方肯再議分成等語。業經附片奏明在案。現經奴才等節次較論。總以按照分成章程。方為妥協。據該酋聲稱從前廣東及舟山所償賠項。動至數千萬兩。今每國僅止前後共八百萬兩。斷不能不先給一半現銀。若再議減從緩。仍欲到京索討等語。且咈國所說之數。奴才等曾經比照

英國前數加賠四百萬一層與之辯駁。佛國本只二百萬。自應比照前數加倍二百萬兩。不得驟增三倍等詞。備文照覆。詎佛酋堅不應允。當將所給照會。立時退回。祇得照所給英國照會。備文給付。此時與英國共索現銀。亦復牢不可破。臣等迭次婉詞。告以中國現因各省軍費浩繁。度支短絀。實不能驟給現款。據該酋往返商酌。復稱既經如此為難。現在格外從減。總得每國現給一百萬兩。計不及八分之一。不能二百萬之數再為議減等語。臣等設法挽回。至再至三。業已計窮力竭。其勢萬難再減。惟現當經費支絀。一時何得集此鉅款。剋日照給。祇得於無可減數之

中。再尋展限之策。現與該酋商量。必須各省尋款。方可應付。未允一時猝辦。而該酋尚固執不回。竊恐我處操之過蹙。彼更持之益堅。芬等惟有再行設法開導。令其分期寬限。斷不敢不計有無。率行輕允。至如何議定給付之處。即當馳奏。至進京換約之期。本擬將各款議定後。再令入都。令該酋來稱。額酋定於二十一日。與芬等晤面。二十二日。即須將現定各款。彼此當面蓋印畫押。後即先令吧嗄嘽隨帶數十人進都。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芬等令其從緩再去。乃急不可待。並稱。此處少延一日。即可省一日兵費。以便早日換約等語。竊思夷情反覆。彼既志在換約。

不若迎機而導。俾得迅速定議。免致再生枝節。臣桂良與
臣恒福因尚有與額酋等商辦將來駐京及通商一切章
程。臣恒福並因地方緊要。未敢抽身。現擬派令長蘆運使
崇厚。隨同臣恒祺伴送吧酋先行進都。照料沿途及到京
一切事宜。惟通州一帶。所設防兵。昨經奏明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等。妥為撤避。不使該夷窺見。致啟猜嫌。現因該
酋數日間即欲北上。似宜迅速辦理。以免臨時疑忌。現據
該二國照覆所稱。即日罷兵。自不致再啟釁端。如我處示
以有備。轉恐有所藉口。勢更難以理諭。臣等公同籌畫。實
為撫局起見。不敢不再行陳明。

硃批。另有旨。想該大臣等雙目已盲。該二國罷兵一語。桂良等能有把握否。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桂良等。以該夷進京換約。須先令其撤回兵船馬隊。退出海口。按照咪夷少帶從人。方准來京。並不准先期派人進京。探看沿途光景及京中房屋。其索賠兵費一層。即使有款可付。亦斷無開門揖盜之理。本日據桂良等奏。接到𠸄咈罷兵照會。並議減賠償現銀。及吧嗇即欲先期進京一摺。該夷照會內。明謂俟條款議妥後。方能罷兵。該大臣等並未細心閱看。詎知該夷包藏禍心。焉得謂之罷兵。桂良等。惟當遵前旨與之言明索賠兵費一層。仍應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斟酌妥

辦。所有先付現銀之處。斷不准先許。至進京換約一層。務令該

夷先將兵船馬隊。全行退出海口。並不准多帶從人。方准來京。

桂良擬令恆祺。崇厚伴送夷酋吧嗄禮。先行進京之處。著不准

行。即將來准其進京換約。亦不得任令該夷酋隨帶護衛。帶領

兵將。總須商定隨帶從人數目。方為妥善。所有以上各條。均與

該夷議定。奏明請旨。如尚未議定。二十二日。不准即與該夷蓋

印畫押。該大臣等惟當剛柔互用。極力挽回。不准以顧大局為

詞。再行遷就。致滋貽誤。是為至要。

又

諭。寄諭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據桂良等奏報。英咈二酋。欲每國先

給銀一百萬兩。方議罷兵。並額商定於二十一日。與桂良等晤
面。二十二日。將現言各條。當面蓋印畫押後。即先令吧嗄禮隨
帶數十人進京。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桂良等已派恒祺
崇厚。伴送進京等語。該夷包藏禍心。欲藉覘我虛實。已嚴諭桂
良等。須俟條約議定後。方許來京。並不得多帶從人。亦不得允
許先賠現銀。令其設法挽回開導矣。第恐該夷桀驁性成。或竟
派人先期來京看視。如來人無多。仍即盤獲。解送交桂良等辦
理。儻該夷帶兵而來。即設法攔阻。以未奉諭旨。不能令其過去
為詞。阻令回津。如該夷不遵理諭。先行開釁。著即督兵截擊。以
戢兇鋒。如恒祺崇厚伴送同來。即傳知令其仍行伴送回津。毋

許進京。是為至要。該大臣趕緊整兵嚴備。以防不測。並著知會

瑞麟。一體會同嚴防。毋稍大意。

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本月十七日貴大臣等來文內。以本國前

後所開各條。一概允准。實為妥善。查十三日去文之意。必

先尊立善後定約。以為本國前議各條。

貴國無不允准之據。本大臣正在具稟謄清送閱。彼此蓋印

畫押之日。必（硃筆）照前文應允。立洛水陸二軍罷兵。俟將如何

在京接待事宜。商議停妥。即當遵照。本大臣為我大咲君

主當國大臣之體。隨（硃筆）帶護衛若干員弁。進京換約。恭捧我

君主親筆國書。進呈

御覽。實為深幸。合行照覆。須至照會者。

咈蘭哂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來文內開。接據七月十四日貴大臣來文。一切均悉。足見貴大臣志存和好。並非一意用兵。本大臣等奉

命前來。首當定議此節。所有戊午年所定和約。仍當遵行。並

貴國本年二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四日。前後來文所開事條。一概允准。即以此件照會為切實憑據等因。本大臣今請

貴大臣等。即行照會本大臣。於何日何處。

貴國幫辦大臣同本國協理大臣會晤。商辦現在條款。俟議
妥後。本大臣方能咨請本國水陸大將軍罷兵。此時本大
臣亦可帶領兵將。隨侍本大臣之禮進京換約。以敦和好。
並呈本國大皇帝國書一件。與
貴國
大皇帝可也。現在本大臣書寫章程。宜先付與本國協理大臣。以
使會同
貴國幫辦大臣。速行酌議辦理。須至照會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奉
上諭。以大沽礮臺萬分危急。夷人或襲天津。或赴京師。均未可定。

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等因欽此當經臣遵
旨撥派山東各鎮標營兵三千名委員統帶前赴通州聽候僧格
林沁瑞麟調遣已將兩次派調官兵一千五十四名先委
候補遊擊保海管帶於七月十一日啟程節次奏明在案
今連日接據天津探報大沽礮臺已被夷兵圍守僧格林
沁所帶馬步各隊均已撤回通州夷人欲赴天津議和等
語夷氛如此猖獗聞之不勝憤懣臣前奉
上諭以夷船屯泊煙臺飭臣帶兵赴萊青一帶暗地設伏並奉寄
諭夷人儻圖攻撲城池或圖擾天津後路或即由直省徑奔京師
著文煜相機前進設法堵勦等因欽此臣思該夷此次犯境其

意猶在求和○

皇上聖度涵容○亦已准其會議○今若屯兵津口○更不驚擾地方○或

即少帶從人進京換約○則天津一路○可期無虞○但恐該夷

既到天津○難保不更思前進○

輦轂近地○豈容該夷恣意橫行○現在僧格林沁等統帶馬步

各隊○駐紮通州○又家

上諭○分調各省官兵○以資捍衛○自可扼其北竄○惟臣竊料各省官

兵○一時不能俱到○山東距京較近○臣理宜即就東省所調

官兵○統帶前進○藉壯聲勢而衛

畿疆○查煙臺夷船○尚存二十餘隻○無非借地屯兵○以為退步

之計。即使天津夷船返棹。仍來此地會合出洋。而彼時撫局已成。自亦無須用武。且計自六月初十等日。該夷盡數分起北駛後。其留住兵目。亦並未出營滋擾。目下利津海豐各處。前已派員設防。萊青一帶募勇。亦已陸續報到。此間防務。似可暫時無慮。因思該夷既到天津。臣自應先其所急。遵

旨前進。設法堵勦。可否仰祈

天恩。准臣由直隸一路前赴通州。協同堵禦。如蒙

俞允。所有此間防務。容臣另行奏請

派員管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請馳赴通州一帶。協同防勦一摺。夷人屯聚津城。及大沽海口。現桂良等前往議撫。夷情狂悖。決裂仍在意中。不能不嚴為防備。該撫所稱分調各省官兵。一時不能俱到。山東距京較近。理宜即就東省所調官兵。統帶前進。協同堵禦等語。現在通州一帶。防勦事宜。已由僧格林沁等嚴密布置。山東地方。亦關緊要。文煜著勿庸自行帶兵赴通。即將所有先後派撥山東官兵三千餘名。仍遵前旨。迅即催令管帶之員。趕赴通防。歸僧格林沁調遣。勿稍遲誤。其山東沿海防務。仍應慎密籌辦。不可稍涉疏虞。是為至要。

文煜又奏。竊臣前於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

臣兩次密寄奉

上諭。朕聞夷人到煙臺後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本日有人奏。夷人到山東後等因。欽此。臣遵即遴委候補知

府來秀。李德增。夏雲煥。武定府同知張槃等。分赴各處。欽

遵

上諭指飭各款。詳細密查。據實稟辦。當於具摺出省日期摺內聲

明。俟各該委員逐一覆到。即行據實馳奏在案。旋據來秀

稟稱。馳赴登州府及廟島福山等處。或改裝暗訪。或傳集

紳民面問。查得八角口洋面。於五月十六日。夷人搶去商

船九隻。十八。十九等日。竇海崆峒島洋面。又陸續搶奪大

小貨船三十餘隻。均經報明在案。福山縣紳商安堵如常。並未遷徙。惟煙臺附近村莊。搬移者不少。該夷在煙臺山下。搭蓋帳棚。並木板房數十座。實無修夷館。索夫馬之事。廟島在蓬萊北四十五里。長山島在蓬萊東北六十里。詳細查看。僅有馬頭二處。係該夷修蓋。並無築礮臺痕跡。三月內。該夷自由蓬萊上岸。拜會府縣。署登州府知府張昇輔。署蓬萊縣知縣張國華。商會把總閻萬春。將夷目帶至雲臺菴。喫茶片刻。勸令回船。委無居著數日之事。該夷所帶洋銀。每塊僅換制錢八百五十文。曾有小民貪利私買。惟銀價。四月間每兩換制錢一千五百九十文。現在每兩

換制錢一千六百一十文。有增無減。銀價並未驟落。該夷所帶廣勇。偶在村莊搶掠食物。總兵曾進年署知縣陳壽丞。曾經彈壓土匪。尚無滋事之案。夷人在民間地內空井十餘眼。挑水一担。給制錢二百文。菜蔬等物。亦昂其價。小民無知。間有聽其役使者。後經該地方官嚴行禁止。隨亦相戒不往。該夷帶來馬一千餘匹。每日潮勇等上岸操演。私放洋槍。因水土不服。倒斃馬三百餘匹。無鞍屜者極多。亦無嚼環。馬屁上僅拴一鎖鍊。大半敞騎。實無中空木合內裝火藥之事。亦無結伴北行之人。又前任福山縣知縣余楷。責給該夷海岸一款。業情重大。當與無所用其迴護

之着知縣陳壽彥一同確查。因原奏有居民所共知一語。
遂傳生員王餘祉等二十人。當面訊究。據供該吏占踞煙
臺。擇寬闊平坦之地。支搭帳房。約有八九百畝。俱係民間
種高粱穀豆之地。前任知縣余格貫無賣給海岸之事。情
願出具甘結。如虛。一同治罪等情。遂取具該生員切實甘
結。稟覆前來。又據李德增稟稱。遵即馳赴自登至直一路
詳細查詰。並無潮勇假作官兵過境之事。所有惠民陽信
海豐霑化濱州利津蒲臺博興樂安壽光濰縣昌邑平度
掖縣黃縣蓬萊等各州縣要隘路口。均經會同該地方官
派役嚴查。以防偷越。一有弋獲。即行稟報。又據夏雲煥稟

稱。遇即馳抵莒州。始則改裝易服。偏歷鄉村。密加訪察。查得該州南接蘭山。日照。北連安邱。諸城。僻處山陬。不通大路。該處紳民。現辦團練。莒州知州。特派兵勇在邊境稽查。是以奸宄不能涸跡。並未有南來人眾。私入境內。後又傳集各鄉保正。逐一查訊。咸稱莒州地方。本非通衢。來往行人。最易稽查。如果有稱係官兵。口操粵音之人。由此經過。伊等何敢隱匿。且鄉人眾多。亦難掩其耳目。又據張槃稟稱。馳至武。沂。青。萊。登。五府所屬各海口。周歷密查。五月初二日前。由上海駛來海船三隻。至利津鐵門關停泊。報經該縣前往。查係管帶黑龍江頭二起馬隊官兵。記名副都

紱色爾圖善等於咸豐三年閏○派往南京投効○水師四月
間○東壩一失○軍情大變○該副都統帶併官兵八十餘員名○
乘船三隻○由上海駛至鐵門關○欲由旱道回津等語○經該
縣驗明上海道護照○僱覓車輛起旱○護送出境○即經稟報○
並請轉咨在案○此外並無南來潰散兵勇人等經過○現在
各該地方官○均已挑選丁役○傳諭鄉保○無論沿海大道○偏
僻村莊○凡過行旅○詳細盤詰○必係真正客商○或兵勇○執有
確實文照○方准放行○又於城鄉客店○設立循環號簿○逐日
登記○嚴密稽查○一有跡涉可疑○立即稟拏究辦○均不敢稍
事疏忽各等情○先後具稟前來○臣查該委員所稟○與原奏

略不相同。且已革福山縣知縣余楷私賣海岸一節。業情

重大。豈能憑一紙甘結。遂信其果無其事。而該登州鎮習

逢年暨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如何彈壓之處。未據詳晰聲

明。恐該員等所禀。尚有不實不盡。當即飭令再加詳查。務

得確情以憑覆奏。茲據各委員等來臣行次。面禀奉委查

勘各情。委實並無確證。至於該鎮習逢年暨署知縣陳壽

元彈壓之處。因遵屢次

上諭。令其暗為設防。該處百姓不識軍機。遂謂不能認真彈壓等

語。臣復思余楷身任地方。何敢私賣海岸。但既被人參奏。

未必盡屬無因。且先經查有奇山所人張二楼豫蓋房屋。

孟肖到時。即在其屋居住。旋在民人種麥地內。安設營房。修造板屋。無人敢向攔阻。一若該夷所固有者。情節種種可疑。臣現密飭該地方官。時刻留心。一有張二林蹤跡。立即設法拏獲解審。一面仍令來秀復赴該處再加察訪。究竟余梢有無其事。務得確切憑據。以便根究而成信讞。另

行奏

聞。其登鎮及署知縣暗地設防。不肯張皇。使夷人藉口挑釁。亦屬實在情形。其餘修館築臺。操演中空水人。索取夫馬。居住府署。並府城官屬聞風遠避各情。影響全無。自係傳聞訛誤。至南來人眾。口操粵音。假作官兵衣裝。從莒州經過等

情。已據夏雲煥查明並無其事。惟六月十一日。據署登州府知府張昇輔。轉據蓬萊縣知縣張國華稟稱。本月初五日。有煙臺夷營逃出之廣東人何振升黃漢波張阿達韓啟辰。李亞清。鄧亞陵。徐亞滾等七名。赴縣求給路票回籍。當經該府提訊。據供均係廣東廣州肇慶等府人氏。在家小本營生。本年春間。先後被咈蘭哂夷人擄赴船上。帶至煙臺。逼令服役。共有八百餘人。現因受苦不過。並聞即日要赴天津打仗。伊等畏懼。各自乘間逃逸。行至中途。互相撞遇。一同赴案。求給路票回籍等語。錄供稟辦前來。臣查何振升等。既係粵人。語言必多難辨。是否確係夷營逃出。

柳另有別情亟須切實根究○業已札飭萊州府知府王鴻
烈○移提研訊○如係該夷奸細○即當按律究辦○儻實被擄良
民○亦即遞籍管束○以免枉縱而昭覈實○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戶科給事中薛書堂奏○竊以暎夷擾我海疆○自道光年間○
為邊臣所誤○納賄講和○貽禍至今○
皇上御極初年○深悉誤國之奸○曾將原任大學士穆彰阿○原任兩
廣總督耆英○革降示罰○當時
上諭一出○人人頌禱
聖德英武○邁古騰今○比年以來○以我將帥不能仰體

聖心。迅奏膚功。躊躇輾轉。終歸議和。此中不得已之苦衷。非出
聖明本意。臣民稍有知識者。豈不念之。但夷人外雖挑我以戰。而
心實望我以和。臣日夜思維。戰則我操五勝。而夷人之術
窮。和則我受十害。而夷人之計得。請為我
皇上陳之。何為五勝。夷人萬里裹糧。孤軍深入。而我增兵添餉。隨
時取給。彼客我主。此一勝也。夷人真鬼固少。所僱潮勇。亦
不能多。而我兵勇十餘萬。控扼斷流。彼寡我眾。此二勝也。
夷人所恃者礮。而礮所恃者船。若陸地相角。萬不能當我
東省勁騎。此三勝也。夷人潮勇。不過誘以重利。別無依戀。
反間易入。而我將士同心協力。此四勝也。夷人即善駕馭

潮勇為之致命。而我百姓人人視該夷如仇讎。恨潮勇如蛇蝎。一入內地。則面面受敵。少經挫敗。夷首立即授首。是為五勝。何為十害。夷人向在廣東。去京萬里。和成而邀請天津。霸占我海口。侵吞我稅課。以擾害我民人。一經啟釁。禍在門庭。其害一。夷人現在天津。處處設防。和成而許入內地。則防兵無日可撤。糜費無窮。其害二。夷人輕我已久。和成而復鄙自大。藐視我官長。輕犯我憲章。不繩以法則亂。繩之以法則叛。其害三。夷人作亂。全賴漢奸。和成而假仁義要結民心。其害四。夷人素無教化。和成而以饗夷禽獸之行。出入於文物聲名之地。恐滋意外之變。其害五。噗

夷文字不通。向在廣東。猶不知

朝廷虛實。和成而久駐內地。聞我即報。致我一切政務。皆在夷人腹中。以生其覬覦之心。其害六。海夷長於舟而短於騎。此次北犯。聞係購買川馬。雖覓潮勇。和成而盤踞北地。若更潛蓄代馬。則我之長。盡以裨彼。藉寇資盜。其害七。夷人崇尚耶穌教。久在禁例。而中土尚不免為煽惑。和成而公然傳授。益以此蠱我愚民。敗壞倫理。變亂綱常。其害八。㖶夷首難。俄夷從而觀望。和成而要求皆許。益長其輕我之心。使一國獲利。各國效尤。狼狽為奸。羣起相難。其害九。夷人以和誘我。致我廣督葉名琛。為其所誤。該夷遂占我

廣東省城和戍而包藏禍心。設復以謀我廣東者謀我京
城。將有臣所不敢言者。其害十也。凡此利害判 。乃臣民
所共見。現聞大兵雲集。急乘此時。
諭令親王僧格林沁統率各軍。相機進討。再
密諭廣東浙閩各督撫。於夷人所在。設法殲捡。並嚴禁我茶葉大
黃各物。不許下海。以示絕不相和。則夷人之力分而計窮。
未有不一敗塗地者。未有不叩關請
命者。然後與之以和。則可望數千年之安。所謂一勞永逸。非終不
許和也。否則和議不成。徒延時日。虛費餉需。和議幸成。則
又必要求賄賂。或請貿易天津。或請築館京城。開門揖盜。

莫此為甚○又況我大兵既集○不加懲創○縱令今年暫去○明年勢將復來○我又必調兵○又必糜餉○無窮之擾○何時為止○是夷人以和誤我○而我實以和自誤○使兵勇數萬○偃旗卧鼓○致令夷情日肆○

國威日損○兵餉頓竭○坐受其困○此臣所扼腕拊膺○而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也○伏懇

天威獨斷○迅埽夷氛○則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